

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



1881~19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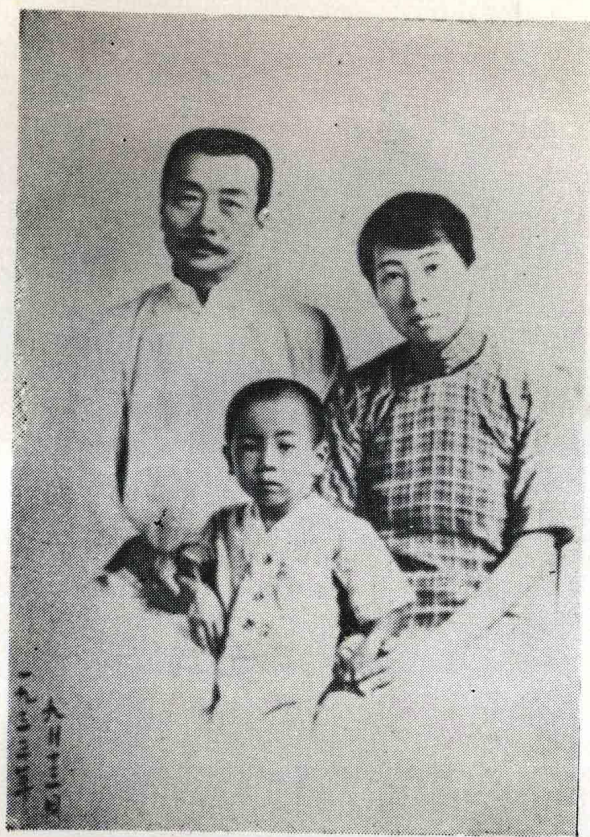
2008  
14111

黑龙江大学《求是学刊》丛书

第 1 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

雲臺無計逃神矢風雨  
如磐周故園寄意寒  
望蒼不察我以我白屋  
軒轅

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

寫此時年未二月六日也魯也

## 目 录

- 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何林 ( 1 )
- 鲁迅思想转变期中诸问题 袁良骏 ( 22 )
- “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”  
——论鲁迅对于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 吴小美 王喜绒 ( 47 )
- 关于鲁迅的进化论和人道主义 陈安湖 ( 60 )
- 鲁迅从建立“人国”到建立  
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发展 王得后 ( 76 )
- 《野草》研究三十 孙玉石 ( 92 )
- 爱的大 憎的 之三 李希凡 ( 120 )
- 阿Q精神与阿Q式的革命 王超冰 ( 143 )
- 鲁迅和瞿白谷作的一篇 保林 ( 160 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鲁迅小说构思艺术手法简析                  | 栾振国 (166) |
| 谈《孔乙己》的情节艺术                   | 张葆成 (181) |
| 从鲁迅诗看鲁迅的心灵美                   | 李 戎 (192) |
| 中国创作版画“史前期”探微                 | 王观泉 (205) |
| 历史的记载 友谊的象征<br>——介绍鲁迅致苏联木刻家的信 | 叶淑穗 (212) |
| 方志敏遗著是如何传递给鲁迅的?               | 周国伟 (224) |
| 题 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周建人 (封二)  |
| 鲁迅像 (木刻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刘 岷 (封面)  |
| 鲁迅像 (雕塑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朝闻 (46)  |
| 相濡以沫 (木刻)                     | 冒怀苏 (封三)  |
| 封面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葆成       |

# 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\*

李何林

近几年来，我在研究鲁迅的工作过程中，接触到一些问题，现在以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题谈些个人的看法。我想谈六个问题。

## 一、关于鲁迅世界观发展转变问题

据我了解，在鲁迅世界观的发展转变问题的研究中，人们对其后期思想的认识，并没有什么分歧意见；问题是对其世界观的转变完成时间的看法上，认识还不一致。一种看法认为，从“五四”时代起，鲁迅思想的主导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，即他已开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持有这种看法的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有，解放初期有，现在也有，但都是个别人。另一种看法认为，鲁迅从“五四”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（前期），虽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，但还有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。直到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之后，鲁迅的思想才由进化论转变成为阶级论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瞿秋白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写的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里早已讲过这种观点，同意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。另外，还有的人

---

\* 这是李何林同志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北京的一次讲话，发表时本刊编者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删改。

认为，鲁迅的世界观转变完成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。也有人说还要晚一点，是到一九三〇年以《二心集》为标志。当然，还有人说是一九二六年以《论‘费厄泼赖’应该缓行》为标志，但支持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多。

我个人的看法是，鲁迅的前期思想有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但也有别的思想，也有一般的唯物论，一般的阶级观点，当然，也有进化论。瞿秋白同志说鲁迅是由进化论转变为阶级论的。鲁迅的前期思想是进化论，这个说法是对的。在鲁迅前期思想中，进化论是他的一个重要武器，他认为，自然界、人类社会、万事万物都时时刻刻在进化发展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前期就用这种变化发展的思想来反封建、反保守、反迷信、反复古、反倒退。而复古、倒退、封建、保守等都是违反进化论的。所以，进化论是鲁迅前期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是事实。但是，鲁迅的文章中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武器呢？有没有别的思想呢？有人解释《狂人日记》最后“救救孩子”好像是进化论思想，孩子们是我们的下一代，“救救孩子”就是用进化论看问题的。但是《狂人日记》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几千年人吃人、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社会。这种思想是进化论吗？这跟进化论没有关系。我看这是一般的阶级观点，把几千年的历史说成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历史，把人们分成吃人的和被人吃的两种人，这不是阶级观点吗？他在一九二五年写的《灯下漫笔》里讲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时代，就大多数人民来说，可以分成两个时代，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，还有一个是想作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。这是什么观点呢？这不是进化论，而是一般的阶级观点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是少数人作奴隶主，多数人被压迫被剥削，这怎么能是进化论呢？同时，他的前期思

想还有唯物论的思想，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写的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。当时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翻译成中文后，学生们在读，在演，它的主题思想是说一个妻子本来和她的丈夫过得很好，以后她发现丈夫是拿她当傀儡，觉得自己没有独立，没有平等，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开丈夫走了。这个思想在当时青年要求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情况下，是激动人心的。因为那时“五四”运动刚过去不久，人们认为娜拉走得好。但是，鲁迅不这样看问题，鲁迅说，娜拉走了以后怎么样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那样一个妇女，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，也很难找到工作，走了以后怎么办？鲁迅认为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回来，还有一条是堕落。他说，现在妇女解放应该怎么办？在理想社会没有到来以前，妇女解放首先应当抓经济权。鲁迅说，现在有人主张妇女解放要参政，县议会要有几个妇女议员，省议会要有几个妇女议员，国会要有几个妇女议员，只要妇女参政了，妇女就解放了。鲁迅不相信这一套。鲁迅认为，妇女要真正解放，必须在经济上首先独立。鲁迅的这种对妇女问题的看法，是进化论，还是唯物论？从经济上来寻找妇女解放的道路，显然是唯物论的。在“理想社会”没有到来以前，首先要抓经济权。在“理想社会”到来时，整个社会解放了，妇女也就解放了。因此，从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（文中的“理想社会”无疑指的是社会主义）的理想和前途已经认识清楚了，鲁迅这时已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了。我们讲鲁迅前期有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，不是指鲁迅的哪些文章中有马克思主义的词句（如阶级斗争、唯物史观、剩余价值、社会主义等等），鲁迅的文章就是到后期，他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，也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词句；但是，鲁迅看问题，无论是历史问题、

社会政治问题还是文艺问题，都有很多符合马列主义的，所以，怎么能说他没有马列主义思想因素呢？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影响，不能看他的作品里有没有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或革命口号，而要看马列主义思想是否渗透在观察客观世界的各种看法里。

鲁迅对于其他问题，凡是在从客观世界，从社会原因、经济原因上来找解决办法的，我看都是唯物论。虽然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，但是唯物论。当然严格地讲，进化论也是唯物论，进化论说明自然界在变化发展，不是停滞不前，符合客观发展规律，不是唯物论吗？鲁迅的前期思想，我认为有这么几种，其中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素，这是不能不承认的。

主张鲁迅前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，曾举了一个例子说，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写的《随感录五十九·圣武》里，就歌颂了十月革命。在“五四”时期，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很少不骂十月革命的，骂十月革命是洪水猛兽，把俄国人弄得如何苦，而鲁迅则把十月革命说成是“人类新世纪的曙光”。鲁迅是不是因而就成为马列主义者了呢？我看不是的。然而鲁迅怎么能够讲这个话呢？那就是当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从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九共七年，那时日本的进步文化思想界，介绍马克思主义比较早，比我们早。鲁迅是一个想救国的人，想从各方面寻找救国道路的人，要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人，他不能不看日本文化思想界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；看了，就一定受影响。从一九〇九年回国到一九一九年写《随感录五十九·圣武》这十年间，他不能不订阅日本的进步杂志、报纸，继续接触马克思主义，从而不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，否则他看问题怎么看得那

样好呢？

总之，我觉得他的前期思想是比较复杂的，不单纯是进化论，还有马克思主义思想，有一般的唯物论，一般的阶级论。瞿秋白同志说由进化论到阶级论是对的，但我觉得不全面，应该补充说鲁迅前期还有其它思想。真正鲜明地表现进化论思想的杂文，在前期也不是很多的。在后期，杂文中的进化发展观点，也还是有的。并不是说他的进化论在前期是很好的，到后期就不好了。他后期对于事物的看法符合辩证法，辩证法还不包含进化发展的观点？到后期进化的观点对他还是有用的。当然，有些问题用进化论是不行的了。比如他自己讲的青年必胜于老年，将来必胜于现在。实际上，青年人有进步的，落后的，也有反动的；有些老年人比青年人还进步得多。这就表现出进化论的局限性。但是进化论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正确的。在前期，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加多，在发展。他不断学习马列著作，他了解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情况，而且相当熟悉。例如从一九二五年他给任国桢译的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写的《前记》里，可以看出他对苏联十月革命后文艺界几个派别的论争是很了解的。一九二六年他给勃洛克的长诗《十二个》写的《后记》，对《十二个》的看法也是很正确的。所以，有人说鲁迅只是由于在一九二八年被创造社批判，才逼得他看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，他的世界观才转变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。如前所述，鲁迅受马列主义的影响，不是始于一九二八年，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受到影响，以后慢慢加多。但是，在一九二八年与创造社论争革命文学问题时，他是比较多地看了马列主义文艺论著的。在《鲁迅日记》中，记载着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已开始翻译普列汉诺夫、卢那卡爾斯基等人

的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。鲁迅在《三闲集·序言》里说：“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，是他们‘挤’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，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，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。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普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，以救正我——还因我而及于别人——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。”他这是就文艺思想方面来说的，不是说他整个世界观的转变。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的转变，恐怕原因是比较多的。一个原因是参加革命斗争实践，一个是读马列主义著作，一个是作自我批评（用鲁迅自己的话讲是“常常解剖我自己”）。鲁迅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。若说鲁迅只是创造社“挤”他看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，就使他的世界观转变了，这是夸大了，实际上只是使鲁迅文艺思想方面有些变化。

现在有些同志说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性的日子，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，给鲁迅一个深刻的教训，所以他的世界观变化了。也有的同志说他的政治方面的思想立场，因为“四·一二”事件就站过来了。其实，鲁迅的政治立场很早就站过来了，就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了。若说站在党的一边，鲁迅在“五四”以后几乎都站在党的一边，只不过他没喊口号，说拥护中国共产党，但实际上在鲁迅的著作里是查不到任何不满中国共产党的言词，为什么别人都那样不了解十月革命，不了解中国共产党，而鲁迅为什么就能这样做呢？这说明有一个思想立场支持他这样做。所以，如果说因为“四·一二”他的思想立场才站过来，那恐怕太晚了一点。如果“四·一二”的血的恐怖就能使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转变了，那“三·一八惨案”又该如何呢？鲁迅不是说这是“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”吗？为什么不说鲁迅在“三·一八惨案”那一天政治立场转变了呢？一

个人的世界观的发展转变，不能从哪一天哪一篇文章作界限。前几年中山大学发现鲁迅的一篇文章《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》是四月十日发表的，四月十二日上海就发生了反革命政变。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三句话，有人认为这是鲁迅能运用马列主义思想观察分析问题的表现，所以世界观已是马克思主义的了。其实是因为他看到广州地下党的一个刊物，里面有介绍列宁这几句话的文章，他就引用了，这怎么能证明鲁迅能运用马列主义看一切问题了呢？鲁迅用马列主义看问题，也不一定表现在文章中运用马列主义的词句。鲁迅的《三闲集》，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三年的杂文，《而已集》全是一九二七年的杂文。这两个集子的文章有较多的马列主义思想，或马列主义的话，如“为革命起见，要有‘革命人’，……革命人做出东西来，才是革命文学”等等是很马列主义的，是马列主义思想在文学问题上的应用。但是《而已集》和《三闲集》里还有不少非马列主义思想，例如在《铲共大观》和《答有恒先生》里鲁迅还认为群众是落后不觉悟的。《铲共大观》中说反动派杀害了共产党把头挂在城门上，老百姓南来北往去看热闹，麻木不觉悟，鲁迅很痛心。把几个青年女孩子杀了放在大街上，群众也去看热闹，对于为群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人群众不理解，他很痛心。在《答有恒先生》里也有对群众不觉悟的痛惜之意。一个人如果真正完全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就不应该只看到群众不觉悟的一面，而应看到群众的力量，特别是要看到那些已经觉悟而起来战斗的人们。但是鲁迅的前期作品里，以至在一九二七、一九二八、一九二九年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再有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在他的作品里应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。但是，鲁迅在一九二七、一九二

八、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里，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，有时还流露出消极失望，甚至还有绝望的情绪，尤其是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写的《野草》，这种情绪更比较重。所以，一个人假使对群众的力量看得不够，对革命很难有坚强的信心，不可能有革命的乐观主义。但是，从《二心集》起以后八个杂文集，即《南腔北调集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花边文学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和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他看到了群众的力量，革命乐观主义也充分表现出来了，战斗的豪情是很感人的。所以我认为《二心集》才算是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完成。

## 二、关于所谓“四人帮”神化鲁迅的问题

一九七八年春天，有人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写了一篇短论，说“四人帮”神化鲁迅，但没有具体说明“四人帮”的什么言论是神化鲁迅的。以后有些人又接着说“神化鲁迅”。实际上“四人帮”并不是神化鲁迅，而是歪曲利用鲁迅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：比如鲁迅小说《风波》是说北京的张勋复辟这一大风波，在一个农村里掀起的小风波，出现了赵七爷的复辟。原来辛亥革命成功，推翻了清朝廷，赵七爷的辫子盘在头上，那件阔气的宝蓝色竹布大衫也不穿了，表示自己顺从民国，不是清朝的人了。但一听张勋辫帅在北京复辟了，赵七爷便把已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了下来，又穿起那件多年未穿的竹布长衫，神气得很，吓唬农民。但张勋复辟很快就失败了，赵七爷又把辫子盘了起来，那阔气的长衫又脱下不穿了。鲁迅是描写这样一个主题，这样一个内容，而“四人帮”就利用了这个，说是要从赵七爷

的小辫子追到北京的大辫子，一直追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胡说总理是复辟的大辫子，这不是歪曲利用鲁迅来篡党夺权又是什么呢？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是鲁迅的批孔。他是真正的批孔，一辈子都在批孔，而且越批越彻底，这是我们都熟知的。鲁迅在批孔的最后一篇文章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中说：“孔夫子之在中国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，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，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”又说：“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”民众是“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”的。鲁迅是真正的批孔。而“四人帮”则是借用鲁迅批孔来批“周公”，批老革命家。他们把鲁迅的话加以歪曲利用，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。第三个例子，是鲁迅曾批评过苏联的“同路人”作家。一九二一年苏联一些作家成立了一个团体叫“塞拉比翁兄弟们”（是用德国作家霍夫曼的小说集的名称命名的），他们被称为“同路人”作家。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家呢？鲁迅译过十来个同路人作家的作品，名为《竖琴》。鲁迅在它的《前记》里讲：“同路人者，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，一同前行。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，虽死不惜的信念，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。这名称从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。”这就是鲁迅对“同路人”的说明。同路人作家中有一个叫左琴科的说：“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，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。……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，也不是帝制主义者。我只是个俄国人，而且对于政治，是没有操持的。……我爱农民的俄国。”左琴科的话，可以代表同路人的思想。（左琴科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叫《猴子奇遇记》，对苏联社会进行歪曲

和诽谤，在一九四六年受到联共（布）中央的批判。）鲁迅在《竖琴》的《前记》说这个团体“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，始于涣散，继以消亡”。鲁迅所讲的“同路人”同我们的老干部毫无共同之点，而“四人帮”就利用鲁迅所批评的“同路人”诬蔑我们的老干部也是革命的“同路人”，现在成为所谓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老干部，包括二十年代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，他们在参加革命的时候绝大多数都入了党，都具有为共产主义终生奋斗的理想，这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“同路人”是完全不同的，由此也可以看出“四人帮”的罪恶用心了。第四个例子是所谓“四条汉子”。鲁迅曾在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一文中讲过“四条汉子”。鲁迅的原文是：“……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，从中跳出四条汉子：田汉、周起应，还有另两个，一律洋服，态度轩昂，说是特来通知我：胡风乃是内奸，官方派来的。我问凭据，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。转向者的言谈，到左联就奉为圣旨，这真使我口呆目瞪。再经几度问答之后，我回答是：证据薄弱之极，我不相信！当时自然不欢而散，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‘内奸’了。”显然，鲁迅在这里讲的“四条汉子”，既非政治帽子，更不是敌我矛盾。但是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“四人帮”却把“四条汉子”污蔑成为罪大恶极的敌人。鲁迅根本没有这个意思。他在整篇答徐懋庸的那封信里不仅没有把这几个人当作敌人，而且还说：“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。也许后来不复如此，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”。鲁迅只是说周扬同志（周起应即周扬）“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”，并没有说他当时竟是敌人。他也说过“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，神经

质，繁琐，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，文字的不肯大众化，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，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，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，也无法抹杀的。”现在胡风和周扬等同志都已有了结论，事情就更加清楚了。“四人帮”歪曲鲁迅的原意，把“四条汉子”一词变成政治棍子打了过来，打得这四个人，一个死了，两个残了，只有一个人现在还能够为党的文艺事业进行工作。总之，我认为“四人帮”是歪曲利用鲁迅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，根本不存在“四人帮”神化鲁迅的问题。

### 三、关于近两三年也有人说 “神化鲁迅”的问题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近两三年内，又有人在文章里说神化鲁迅的问题。我体会所谓“神化鲁迅”，就是把鲁迅说得太好，实际上鲁迅并没有那样好。从鲁迅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到鲁迅去世以后，从二十年代一直到现在，评论鲁迅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篇，说鲁迅好的占绝对大多数；反对鲁迅，说鲁迅坏的也有。说鲁迅好的那么多文章里边，大家比较信服的，一个是瞿秋白同志，一个是毛泽东同志。瞿秋白的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》一文，我们都认为是评论鲁迅最深刻、最好的一篇。这篇《序言》是一九三三年写的，鲁迅那时候还活着，看了也很信服。鲁迅和瞿秋白那时都在上海，关系是很好，鲁迅有一幅对联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意思是说瞿秋白是鲁迅的知己，他对鲁迅的作品、思想、革命斗争的成绩讲得比较深刻，比较全面。“斯世”就是这个世界。鲁迅说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，我们有着